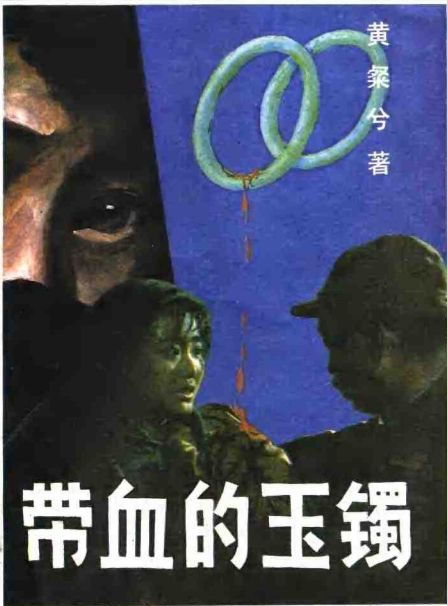


黄桑兮 著

The illustration on the book cover depicts a dramatic scene. In the upper center, two interlocking green rings, resembl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knot or a specific type of jewelry, are set against a deep blue background. A single drop of red liquid, presumably blood, is shown falling from the bottom of the rings. Below the rings, the faces of two individuals are visible in profile, looking upwards with expressions of anticipation or concern. The lighting is low, creating a somber and intense atmosphere.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suggests a narrative centered around the symbolic object of the rings and the blood.

# 帶血的玉鐲

广西人民出版社

I247.5  
3477

BK85111

# 带血的玉镯

黄梨兮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B 606820

带血的玉镯

黄黎兮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6.5印张 插页1 145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ISBN 7-219-01331-0/I·380 定价: 2.45元

## 目 录

|          |       |
|----------|-------|
| 1. 寒夜啼声  | (1)   |
| 2. 圩场惊技  | (7)   |
| 3. 翡翠玉镯  | (17)  |
| 4. 狭路相逢  | (21)  |
| 5. 密锣紧鼓  | (26)  |
| 6. 血洒山峦  | (36)  |
| 7. 林中剑影  | (42)  |
| 8. 幄帷内外  | (51)  |
| 9. 除夕夜话  | (65)  |
| 10. 智者千虑 | (68)  |
| 11. 蛇蝎出洞 | (72)  |
| 12. 寒江独钓 | (81)  |
| 13. 群雄扬威 | (88)  |
| 14. 狱中黑影 | (102) |
| 15. 以柔克刚 | (109) |
| 16. 老将请缨 | (118) |

|               |       |
|---------------|-------|
| 17. 各争捷足..... | (130) |
| 18. 索桥险斗..... | (143) |
| 19. 溪畔巧遇..... | (153) |
| 20. 苗岭坡会..... | (159) |
| 21. 特别信使..... | (176) |
| 22. 斗马起事..... | (186) |
| 23. 被困孤峰..... | (198) |
| 24. 水碧山青..... | (204) |

1949年秋末，我解放大军日夜兼程，挥戈南指，先后取得了衡宝、粤北战役的胜利。接着，义师又一鼓疾风剩勇，欲扫尽残叶，追歼那弃甲丢盔的穷寇。

困兽犹斗，敌某兵团残部，收编各溃军游勇，龟缩一隅，妄图阻我大军于桂北一线，以争得南逃的喘息时间。

一个初冬寒夜，树影依稀，荒原上疾行着两条矫健的身影。为首的一位身段匀称，虎背猿臂，鹰翅眉下两目如电，一看便知是武功造诣颇深之人。他，便是解放军某部侦察连连长韦钊。另一位名叫马杰，刚满十九岁，矮壮敦实，脸上稚气未尽，虽说入伍不过半年，却因身强体壮，胆大机灵，加上一手祖传的好拳法，早锻炼成一名呱呱叫的侦察战士。

他们前往的处所，便是桂北附近的一座重镇——马市。这马市西可抵云贵，东至南粤，北上能挺进中原，南下可直插边关，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咽喉要地。若能迅速夺取该城，挥师南下，将堵死敌外逃道路，合围歼之。

然而，敌人已明碉暗堡、深壕高垒，摆出副顶硬挨打，也要拖延时日的架势。于是，深入虎穴，窃获敌之城防部署

图的重任，便落到了韦钊与马杰肩上。

“连长，俺们现在到哪啦？”

“这一带是金鹊岭地面，离城还有十多里。”

韦钊沉思有顷，缓缓地说：“金鹊岭，终生难忘啊！十五年前，我父母在这里丧生，妹妹失踪，我在这里立下学武报仇的誓言，只身流落外乡……”突然，韦钊驻足不语，前面传来隐隐约约的幼婴啼哭声。他俩屏息侧耳，正待辨听。突然，又传来两声凄厉的狼嚎，令人悚然。二人加快步伐，循声奔去，拨开一人多高的芭芒丛后，眼前出现一片墓地，但见坟茔垒垒，阴气森森，寒风过处，枯草窸窣。啼声时断时续。二人赶紧一连几个箭步奔上，伏在一堵矮墙上。这矮墙成半圆形，围护着一座古墓，婴啼声仿佛从墓中传出。他俩探头窥望，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就在那墓腹处有一个半人高的洞窟，一块百余斤重的青石板，竖立着从外面挡住了洞口的五分之四，三头绿眼的饿狼急不可耐地在洞外转悠，时而将前爪搭在石板上抓搔，时而猥猥地用肩部推抵，时而引颈长嚎，伸出血红的舌头，想是急欲进洞，将那啼哭的婴儿果腹。那百余斤重的石板，竟然在它们的冲撞下渐渐滑移，露出的洞口越来越大。伴着一声怒吼，韦钊已飞身跃至洞前，劈手揪住为首的大公狼的尾巴，猛地一攥，只听一声惨嚎，那头大公狼在矮墙上撞碎了天灵盖。另两头见势不好，分头欲逃，韦钊和马杰不约而同来了个“疾鹰展翅”，各堵一端，将两头恶狼截在石墙与古墓间的弧形空道上，一头母狼左腾右闪，见无路可逃，立即颈毛高竖，喉咙里咯咯有声，张开血口恶狠狠地直扑马杰。马杰一蹲，觑准母狼胸腹间，一拳击去，母狼怪叫一声，凌空弹起数尺，吐血倒地，片刻不再动弹；另一头老公狼却又狡猾，它佯往右窜，

待韦钊将重心左移，腾出右脚欲踢时，它突然一伏一窜，快速异常，直奔韦钊膝下，若是寻常之人，定然手足失措，被它钻空从裆下溜走，韦钊却不慌不忙，左脚一跳，两腿劈开，全身悬空，两掌并拢下压，叫声“来得好”，一屁股正坐在老狼背上，两掌击中狼股，只听得“咔嚓”一响，老狼脊梁折断，五脏俱裂，一命呜呼。马杰惊问道：“连长，你这下算哪招哪式呀？”

韦钊笑道：“临场应变，见机行事，不必死扣招式。”

此时墓内哭声又起，韦钊顾不上答话，作个手势叫马杰在墓外守候，自己一猫腰潜入穴内，墓内漆黑一团，伸手莫辨，韦钊摸出火柴一划，火光摇曳，映出这古墓的构造十分精巧：六条石梁支撑着墓的顶部，均匀地嵌在围墙上，形成一个中空的墓庐。此墓原葬着清初的一位官员，后不知何时被盗，留下一座空墓。眼下墓内右侧有张石床，婴儿嘶哑的哭声就从床上发出，韦钊划燃第二根火柴，但见襁褓中的婴儿蠕动，空自张着嘴哭不出声来，大约是啼号太久，已近昏厥。襁褓边躺着一位面容清秀的妇女，她双目紧闭，气息全无，已是死去多时了。韦钊抱起婴儿，趑到穴口处单膝跪下，一摸怀中水壶，倘有余热，便借着微光，轻轻给幼婴喂水，婴儿贪婪地吮吸着，恢复了生气，韦钊脱下外衣将他裹好，正待出去，忽听“匍嗒”一响，不知何人摔倒在地，随即传来一声怒吼：“老子今天和你们拼了！”

马杰在外，一心惦记着墓中的连长，便探头张望，谁知脑后一股冷风，一条黑影倏地扑到背上，颌下伸过来一只锁

喉腕。他暗忖不好，忙将马步下沉，双手扣住来人手腕，腰腿骤然发力，使个“笨驴掀腩”将那人摔落墓前。这一招看似平常，却远胜于一般擒拿格斗中的“背摔”，实是马家拳中的招式，若是平常人，早被他掳出丈外了，然而那个人仅跌落不远，又一个“野猪滚泥”翻身而起，小马已知此人身重力猛，非比寻常，不敢大意。那汉子喝骂一声，横眉怒目，气势汹汹，一个“斧劈华山”双掌抡来，马杰一个“风摆柳叶”闪到那大汉身后，那黑汉打人不着，用力过猛，身势收刹不住，两掌径自击在矮墙上，只见条石摇动，浮土震落，正好被钻出墓穴的韦钊看见，知道来人身魁力蛮，武功却寻常，忙对小马说：“不要伤他！”大汉闻声回首，瞥见韦钊怀抱婴儿，益发怒不可遏，喉咙里低吼一声，恶狠狠地扑将过来，挥拳直向韦钊面首击去，另一只手抓夺婴儿。韦钊也不避让，只将婴儿换过左手，稍一侧身，以右手拇、食指轻轻一捏，便钳住大汉手腕，顺势一拧，已将铁筒似的一条臂膀剪到身后，旋即左膝叩其腰脊，借着六分巧劲、四分功力，任凭大汉身粗力壮，也不得不倒山跌柱，“匍”地正跪在一头死狼身上，此时马杰接过婴儿，韦钊忙双手将大汉扶起，道：“大哥请起。我们半路听到哭声，才从恶狼口里救下这婴儿，你不要误会了。莫非你是这孩子的父亲？”

大汉也不答言，仰天长叹一声，低下头就要往墓穴里钻，韦钊一手拉住他，说：“我们来迟一步，大嫂她……”

黑大汉挣脱后硬是钻了进去，片刻后出来神色凄然，突然他两目圆睁，双手揪住韦钊领口喝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韦钊想了想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大汉听了立即松手，一把抱住韦钊喊道：“天哪，你们

为何不早点来呀！”

二人连忙劝慰，并问他为何住在荒郊墓穴之中。大汉悲愤异常，说出一段原委：他叫陈达，原在市郊开一打铁铺，不料数日前国民党残军退守城中，一名军官带领一帮人马，借口城郊这片民房易藏匿共军便衣，不利城防，强行拆除。陈铁匠出门一看，这当官的竟是多年前在城里踢死他父亲、霸占房子的本城恶霸。这人随军北上几年后又回乡里作恶，陈达恨不得上前劈了他，却被妻子玉娥苦苦拉住，陈达回首看着玉娥那凸起的身子，想起她分娩在即，只得咽下这口恶气，收拾细软衣物，悄悄从后门走了。附近亲友全无，他们不得已流落到古墓中暂时栖身。今日下午玉娥连喊肚痛，铁匠惶急万分，拿了仅存的五块大洋，千求万告请来个收生婆子，挨到天黑，总算接生下孩子。荒郊野林，收生婆定要铁匠送她回家，十几里往返，已到子夜时分，回来看到在墓外张望的马杰，他疑心是来抓自己的，便马上扑了过去，才有刚才一番误会。不料玉娥却因流血过多，无人料理，已一命身亡。

韦钊听铁匠讲述，忙问：“那恶霸姓什么？”

“就是‘秦半城’的大崽！”

韦钊怒目圆睁，咬牙切齿地说：“又是这家伙！”

十二年前，杀害韦钊父母的正是“秦半城”一伙。当时，年仅十三岁的韦钊闻讯外逃，立志寻师学武，以图日后报仇雪恨。他先后跟过两名江湖卖艺人，学得几路拳脚，无奈那两人根底亦浅，技艺平常，难以如愿。听闻湖北武当山有高手，不远千里前往，一心要投个名师，谁知登上武当山，踏遍七十二峰，访尽八宫两寺观、三十六所庵堂、七十二间岩庙，才知几年前因战祸、匪患，这里竟是墙倒庭荒，

香灰冷，人迹寥寥了，偶尔碰上一二个香火道人，也是一问三不知，他满怀的希望，尽成泡影。当时盘缠又尽；四顾茫然，只得下山，叩一家农户借宿。开门的是位年过六旬、精神尚好的老婆婆，听了韦钊诉说原委，便让他进屋安歇。第二天，韦钊正为不知投奔何处犯难，那老婆婆说：“我孤身一人，无儿无女。你若一时没有去处，暂且住下帮我做些杂事也好，一日三餐是将就有你吃的。空闲时到附近寻点短工，攒够了车船费再走，你看好么？”韦钊求之不得，当即谢过婆婆，每日里劈柴担水，浇菜施肥，十分勤谨，不觉过了半月。一天，韦钊照例起了个绝早在院子里练拳，老婆婆端了盆水出来，顺手一泼，尽洒在韦钊身上，韦钊不悦，说：“阿婆怎么拿水来泼我？”老婆婆笑道：“一盆水都躲不过，还练什么拳！打什么武！”半月来，揽工无着、攒钱不得，韦钊本就有气，听这话更烦了，心想：说得轻巧，那有打拳能防水的道理！莫若我来泼她。闹翻脸不过一走了之！于是提起方才担回的一桶水，尽力向阿婆倾去，谁知定睛一看，阿婆正笑嘻嘻地站在他身后，滴水不沾，怪事！莫不是今早眼花手错了？韦钊想着，又提起另一桶水，来了个“渔童撒网”式，横向阿婆浇去，谁料这回阿婆也是不知怎么又到了他身后，眉宇间的笑意添了几分讽刺，韦钊这才省觉，想起平日间她出出进进轻捷异常，哪象个六十开外的人！定是位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于是不顾地上泥水，纳头便要拜阿婆为师。阿婆正色道：“若要学武，遵我三条规矩：一，不得打听我的姓名、身世；二，不可持武欺人；三、讲武德、戒骄满。”韦钊一一允诺，从此每日按师训苦练，一晃已过三年。阿婆有一天对韦钊说：“我父亲原是武当拳术高手，师从龙门派，他生前未曾收徒，单传我一人。十年前我

曾教过一徒，那人天资尚可，唯品行恶劣，半途被我撵走了。本来道家规矩极严，不轻易传人，但想到父亲授我的技艺后继无人，你为人还忠厚，才破例传你。武当功夫主静，讲究内功，要得精髓，非数十年刻苦磨炼不可。但如今日寇横行，山河沦丧，应以报国为重，不可偏记私仇。切记，山外有山，艺无止境，你应虚怀若谷，以求长进。这便是我临别给你的赠言。”

韦钊别了师傅，后来又投奔四川，学得峨眉六合拳。1939年参加抗日队伍，跟随当过和尚的侦察队长学了少林拳，自此韦钊的拳术是南北兼备，形意贯通，加上革命军队里的陶冶，他眼界渐阔，早把个人的血海深仇和阶级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了。如今眼见铁匠受害，陡记起自己的血海深仇，他恨不得立时插翅飞到城中，找到那十恶不赦的秦家“大少爷”，旧恨新仇，一并讨还。

韦钊沉思片刻，叫小马将婴儿交给铁匠，就要登程，却被铁匠拦住了：“现在岗哨林立，盘察严密，硬闯不是办法。两位大军想进城，莫若等到圩日，那时就容易多了。”

韦钊又问了些城内外情况，觉得铁匠的主意不错。三人将玉娥的尸体掩埋好，铁匠抱了婴儿，一同赶回营地。

## 2

## 圩场惊技

马市，是座山明水秀、历史悠久的交通要衢。一条绿杨江宛若玉带，弯曲有致，将城分为南北两岸，南有骏马、飞鱼二山；北有金鹊、银凤双岭。就在这一江两岸、四峰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建成了这繁华的水陆贸易城市。更兼自唐朝以后，失意官员，羁旅墨客，或左迁放逐，或恋栈山水，

或倡导教化，纷纷留连于此。于是，在那繁华的西式商号楼房间，错落着雕梁画栋的廊宇；古色古香的碑林里，杂设有极富地方风味的小吃摊，算得是雅俗共存，古今一炉了。

近年来，战争频繁，唐人衣冠冢旁竟扎起了馒头似的军用帐篷；清时的楼阁居然镇日传出官绅们狎妓的嬉笑声和猜拳声，虽然灯红酒绿，却是乌烟瘴气！

然而，民以食为天，任凭戒备森严，五天一次的圩日依然进行。集市上除了云贵烟草，湘绣粤桔，苗山木耳，瑶岭香蕈之外，更多了美制军用毛毯，日式马鞍形饭盒，以及黑市上的枪支交易。各色人物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一阵锣声之后，圩集左角亮出了红布底，黑斗字的两条横幅：深山名药，祖传秘方。一位年过半百，精神矍铄，筋骨健壮的汉子正抱拳行礼，道过开场白后，接着说：“在下名叫蓝应鹏，七代行医。我回春堂自制回春膏，专治骨折损伤，跌打刀伤，三帖药用后立时见效！大家不信，我们当场试验。”说毕取出大红公鸡一只，将左足捏断，然后绕场一周，让众人验证伤口，再取回春膏帖敷上。他将鸡放于笼中，然后说：“这药膏是我父女俩踏遍深山古坳，选采名贵药草炼成，十分钟后，就见功效。柳姑，你来演一趟剑法，也免得大家久等心烦。”

其实，众人早注视那妙龄女郎了。只见她二十出头年纪，身着一套青色对襟紧身服，身段窈窕，亭亭玉立，一张秀丽的脸庞光彩照人，恰似玉叶托着红梅，分外娇艳。柳姑怀抱双剑，向众行礼，说声“献丑”，便舞将起来。但见剑走龙蛇，步韵洒脱，银光闪闪，风声呼呼，七七四十九式追风连环剑一气呵成，收式立定，面带潮红，更添许多妩媚。

人丛中有喊好的，有说是“花架子”的，蓝应鹏道：“小女年幼，武艺不精，还望各位指教。下面，这位大哥请出。”被拉的后生踟蹰不前，众人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都不吱声。蓝应鹏笑着递过一盒粉笔说：“任你把粉笔向她掷去，掷得她身上有一个白点，我父女俩收摊撤药，拜你为师。”众人这才明白了郎中的用意。那后生还在犹豫，禁不住大家撺掇，又自忖这有什么难的？便依允了。

柳姑剑式再起，时而长虹贯日，时而银轮护身，比前更加绵密。那后生捏下颗粉笔头，觑准柳姑掷去，只听“叮”地一声，粉笔头被格飞了。一连三下，粒粒如此，众人暗暗称奇，那后生性起，伸手在盒里一抓，捏成满把的粉笔头，狠命朝柳姑一撒，一阵叮叮当当之声，只见雪点翻飞，粉笔头尽数洒落人丛。人丛中有爱逗要多事的，顺手捡起也朝柳姑掷去，你一颗他一粒，好不热闹。柳姑却不慌不忙，将一路剑法演得绵密有致，劈、挑、格、挡，把粉笔头一一削落尘埃。身上并无半个白点，众人不由得齐声喝采。

柳姑收了剑，打开竹笼，那只大公鸡似晓人意，钻出笼来，拍拍金翅，抖抖羽衣，“喔——”地一声引颈长啼，又煞有介事地踱了几步，哪里有半点腿折疼痛模样！蓝应鹏将鸡提起，解下药帖，依前让众人验看，方才骨折处竟然消红退肿，完好如初。众人称奇不止，纷纷掏钱，争着就要买药。蓝应鹏道：“各位莫见怪，本堂小本经营，药源艰难，不能满足诸多要求，但凡眼下有伤，请当面就医，若是不便，散圩后可到春城旅社找我。”

“老伯，请留步！”一名青年军官挤入场中，他右臂被白纱带绷着，脸色苍白。

“长官若是枪伤，本药无法医治。”

“不不，半月前被卡车撞断胳膊，现骨头初愈，肿痛一直未消。晚上我有公务，请医师现在帮看看好么？”

蓝应鹏看了患处，叫柳姑从暖壶中倒出热茶清洗，柳姑一看是个穿“二尺半”的家伙，心里老大不悦。她一向讨厌地痞、军警、官绅三种人，此时哪有好脸色？便板着脸，团起热毛巾，粗手重脚地洗起来，直疼得那人咧嘴龇牙，额上冒汗，好一阵缓不过气来。柳姑本是要激恼他，好翻脸不洗，谁知他忍着痛，竟不生气，最后还道声“多谢”。柳姑奇怪地偷眼一瞧，却是位眉清目秀的青年，看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心中已有些过意不去。蓝应鹏取了回春膏正敷在伤处，突然人群一阵嘈乱，又哗然散开，涌上来几名荷枪实弹的军士，不由分说将青年军官扭住，一个身佩中校肩章，腊黄面皮，三十四五岁的家伙喝道：“好你个赵星！无视军纪，在街头袒胸露臂，私自治伤，来！把他押送军法处！”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城防司令部直属特务营营长秦家骏。他今日带兵巡逻，一是要搜捕形迹可疑的人，预防共军侦察员潜入，二是借此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柳姑恼了，说：“大白天你们来砸我们的饭碗，算什么本事！有能耐到城外和人家真刀真枪干！”

这伙人原是作恶惯了的，哪受得下这些言语。就中有个外号叫“快掌李”的骂道：“要你多管闲事！”上前就是一个巴掌。柳姑早有防备，取个“金风点头”式躲过。他扑了空着，惹得周围一阵哄笑。快掌李恼羞成怒，运足力量，双掌拦腰砍来，他本来就以掌法凶狠得名，这时又在气头上，一招“双刀拍门”式，掌力少说也有二三百斤，柳姑微微冷笑，也不躲让，只将左拳一登，取个“将军举臂”静待来掌，只听“咄”的一声，拳掌相交，如金石相撞，柳姑纹丝

不动，快掌李却被一股极大的反弹力震得站不住脚，连退数步。周围又是一阵嘘声。这个脸他哪里丢得下！倏地抽出匕首扑来，另一个绰号叫“黑心萝卜”的家伙也掏出匕首相助。众人都为柳姑担心，只见她就近在药箱前抄起条金竹扁担，一个“盘龙护身”，风声呼呼，立时把那两人镇唬住了，不敢贸然上前。

秦家骏看着一连三个回合，手下人讨不到半点便宜，心中已有几分气恼，若是手下人再拔枪相向，人道是欺他老头幼女，也显着自己太没能耐。于是从兜里摸出一枚铜元，觑准柳姑右乳，以拇、食指一弹，这铜元疾速如电朝柳姑胸前打去。发这暗器不独凶险异常，而且十分卑鄙，柳姑一心对那二人，这边疏于防范，眼看就要吃亏。蓝应鹏一旁洞若观火，他手出如电，伸过正吸着的竹烟斗一截，如鸢鹰啄食，烟斗处恰好接住那枚铜元，随即又在烟嘴处一吹，那铜元、烟灰竟一齐奔秦家骏脸面而来，其势甚速，秦家骏眼看闪避不及，只得伸手接住铜元，但一撮烟灰带火都打在脑门上，弄得他狼狈不堪，此时再也顾不上什么身份脸面，一招“饿虎扑食”挥拳朝蓝应鹏奔来。蓝应鹏手腕一翻，十二节金竹烟斗如苍龙出洞直摆对方眉心，谁知秦家骏是个虚招，双拳未到已倏然换个招式，侧身让过烟斗，左拳“铁扇迎门”，右拳“毒蟒夺珠”直取上中二路。这一招快、猛、狠，企图治对方于死地。蓝应鹏原站墙边，身后被砖墙堵截，退无可退，前面来招凶险，于是将烟斗往地上一丢，借力腾空而起，宛如大鹏展翅，竟从对方头上掠过。秦家骏早将全力聚于右拳，势在必击，没料到这老头身手矫健，化险为夷，他一拳捣在砖墙上，“哗啦”一响，这扇青砖墙竟被击穿个海碗大的窟窿；众人莫不咋舌。蓝应鹏见对方出此毒招，知来

人心辣手狠，想到自己持烟斗，对方空拳，赢了他也不算本事，索性将烟斗撇开，两肩一抖，上身宽罩衫跌落，露出全身黑色绒装，袖腕上浅灰松紧带饰为羽形，两臂一张有如雄鹰搏击于峭岩峰峦之上。这蓝应鹏幼时得师传秘熟十二形拳，后因采药常年出没于瑶山苗岭，遂根据岩鹰在长空腾越搏击的雄姿，费时三年，自编出一套与众不同的岩鹰拳，专采岩鹰起落辗转，盘旋爪扑，擒兔斗蛇之势，动作凶猛敏捷，灵活有力，且拳形多变，时而为蛇形拳的镖手，时而为虎形拳的扑找，时而为猴形拳的爪手。秦家骏不识对手拳路，被弄得眼花缭乱，只得归气守心，施展起三十六路克敌拳抗衡。这克敌拳师出武当，着重内功，拳路软绵圆活，动如蛇行，柔似春蚕作茧，看似缓慢，其实藏而不露，暗伏杀机。二人交手十几个回合，一刚一柔，竟战了个平手。

另一边柳姑凭一根扁担对快掌李、“黑心萝卜”二人的两把匕首，也战得难分难解。

时间稍长，秦家骏看着占不到便宜，心中未免焦躁，暗想对方双目炯炯，身手轻捷，拳术全无半点破绽，哪里似年过半百之人！自己克敌拳每越六招，六趟之后，便无路数，那时岂不吃亏？莫若趁早求胜，免得到时候黔驴技穷，当众出丑。于是一招“古树盘根”，顿改方才柔慢之势，直扫对方下路，蓝应鹏见来脚凶猛，便跳起避过，秦家骏不待对方双足落地，立即使用他拿手的毒招“单龙戏珠”、“仙猴摘桃”，偷袭蓝应鹏眼睛和下部，用此绝招，秦家骏屡胜高手。民国三十年龄南军中比武，他赢了号称“百魔手”的粤国中校镖师，次年又在东南亚拳术对抗赛中击倒印度拳师，获得金牌。此时，他料想这一山野老头，纵然拳法诡诈，未必能过此关。